清儒學案

葊

口 12
3276
42

B.N.
8276
42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42

惜抱學案上

天津徐世昌

桐城學派始於望溪至惜抱標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竝重爲宗旨當乾嘉漢學極盛之際斷斷以爭爲程朱干城久之信從始眾湘鄉繼起表章尤力其說益昌漢宋門戶之見雖難盡化持平之論終犁然有當於人心焉述惜抱學案

案

姚先生鼐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桐城人嘗顏所居曰惜抱軒學者稱惜抱先生乾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兵部主事補授禮部主事洊遷刑部郎中典試湖南山東分校會試皆得士充四庫

全書纂修記名御史乞病歸主講於江南爲梅花紫陽敬敷鍾山諸書院山長嘉慶庚午以鄉舉重逢赴鹿鳴宴賜四品銜越五年卒年八十有五先生色夷氣清接人以和而義所不可確乎不能易所守初修四庫全書爲時相所知欲招致門下卒謝不往既歸猶使人諷起之終不行集中復張君書是也爲學既兼漢宋而一以程朱爲宗其誨示學者懇切周至嘗謂說經古今自有眞是非勿循一時人之好尙其爲文與司馬韓歐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集中贈錢獻之序等篇是也所著經說發揮義理輔以考證而一行以古文法其生平論學宗旨曰義理考證辭章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辭有所附考據有所歸又曰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閎通明澈不受障蔽爲漢學者不深則不入深則障蔽生矣其論文謂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二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言文惟詩亦然又謂文事所能致力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不失法辭雅馴不蕪古今至此者不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蓋其學深造自得故多詣極之言輯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今體詩鈔十六卷世之言文與詩者多宗之所著九經說十七卷三傳補注三卷國語補注一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後集一卷外集一卷筆記八卷法帖題跋二卷書錄四卷尺牘十卷並行於世參用光撰行狀　馬其昶撰桐城耆舊傳

九經說

易說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今可知者上下經爲二篇其傳之何以分爲十篇者蓋不可知也六經遭秦焚滅故皆闕佚獨易以卜筮書幸相傳至漢無遺失者而經師獨移易其次累世遞相改變古本亡滅不可復求以見孔氏舊編之先後此漢魏經師之過也宋呂氏之倫始就繫辭之所稱推漢志之篇目分傳十篇其意勤矣朱子作本義因于呂氏王弼舊本有彖曰象曰字今皆考爲後儒所益悉刪除之吾竊疑彖象傳之首蓋本有此字但每卦每爻輒益以彖象曰爲失之耳蓋夫子所謂彖曰者非自謂其傳也蓋曰彖之意所謂乾元云者以大哉乾元云也畫象之以六陽卦爲乾者象之意若曰天行健故謂之乾也象也者像也彖也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易之傳傳是三者故彖曰不可以加諸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文上如必欲加之則惟可曰爻曰也象無繫辭與爻乃有繫耳故加于爻而謂之小象者非也然不可因是盡除彖曰象曰之文揚子雲曰文王附其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繫辭又藝文志曰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子雲班氏語固誤矣然使孔氏之傳之首無彖曰象曰字漢人何以誤稱傳爲彖與彖耶又朱子從呂氏本併彖傳爻傳爲一篇而王原叔本以象傳爻傳各爲篇蓋原叔本爲是揚子雲太玄以九贊擬六爻繫以八十一首擬象傳以九測擬爻傳太玄筮法不用彖故不擬彖繫彖傳子雲固見孔氏十二篇易者其分篇以首之篇別諸測則知象傳之篇必別諸爻傳矣既濟傳之末

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未濟傳之首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其文蓋相承于中不容雜以火在水上未濟之辭矣若易既經更亂之後必欲求合其所爲十二篇者則吾未敢決也猶子雲太玄十九篇經范望更亂之後亦不能決知何以分爲十九篇也

乾彖說

世人有謂易有孔子作傳後儒固惟孔子是從而已今朱子解元亨利貞與孔子異焉有異孔子而尚可從者哉斯言也斯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凡古人之說經也以明理教人而已不必與所說經拘拘附合若孟子荀子及諸傳記引經而義不同者多矣姑勿盡論卽孔子易傳中如以愼言語防亂義說不出戶庭以藏器待時說公用射隼其於易本旨未嘗非刖出也夫何疑於說元亨利貞乎若後儒解經第欲使前聖之說通順易明而已則朱子所以解乾彖爲得本義者固必不可易也

爻傳說

孔子爻傳多有以兩爻相承爲一意者合讀之其義自明比初六六二傳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言比之初人心未知所向之時而能擇所比之其明知遠矣是以有他吉也若比之自內其所當比者固已定矣第爲不自失而已無妄六三九四傳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無咎固有之也言君子處身能爲吾之可貞者而已無妄之災若行人得牛而災邑人者固有之矣非吾所能避亦不必以爲憂也遯九四九五傳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言君子好遯而小人不能者何哉能嘉遯者必其正志者也志不正必係于所好矣大壯九三九四傳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贏尚

往也言小人不度事機而用壯君子罔若是也逮其藩決不贏之時則可以往矣明夷六四六五傳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之貞明不可息也言仕明夷之君有異乎常道如入左腹以得其君而行達于門庭之外者矣周公于成王之幼孔明之于後主是也下及漢于髡優孟之諷諫亦皆有其意焉若不能得明夷之心觸其恚怒則箕子之明夷矣二者不同而吾心之明不因處闇時而息則一而已故曰明不可息也自俗儒分爻傳以附爻辭而于前一爻之傳辭未終讀之若歇後焉者既失孔子之意因是以致周公之爻辭亦不可得而明是兩失之矣

尚書說

世或謂今所傳之古文尚書雖非眞本而所言理當則亦何惡吾謂不然僞古文所採其具有精理者數語而已其餘義雖無謬然不免廓落而不切碎細而無統安得謂之當理哉且非聖賢而爲聖賢之言苟深求之終有大背理淺鄙之見流露行間者今試爲抉出之大禹謨言益贊于禹以舜事父母之道比之格苗頑可謂不倫之甚其背理一也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孫吳之旨豈三代用師之道其背理二也仲虺以湯言足聽聞爲夏桀所忌然則湯非伐暴救民也爲自活之計如石敬塘而已其背理三也隨會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固是古語而解以兼弱則非是古王者繼絕扶危惡忍兼弱哉今併以兼弱入仲虺之口其背理四也武成言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昭我周王天休震動如東晉本以爲告皇天后土辭如是夸亦甚矣如宋賢定本則半爲告諸侯語其爲矜驕也則均葵邱之會齊桓震而矜之畔者九國今武王之過乃甚於齊桓乎其背

理五也君陳乃臣下相稱之辭故美以嘉謨嘉猷歸善於君今從禮記勦取矯以爲成王以此美其臣是欲自爲名矣況王不當稱臣爲君乎其背理六也嘉績多於先王此豈爲人子孫敢出之語其背理七也至武王斥紂肆口非體則前人固已言之矣彼作僞者搜集勤博亦微有巧思遂能欺千餘年明知之目朱子首覺其詐後人因端尋之至閻百詩輩如讞獄盡發臧證究其情變矣吾謂以前儒者愼重遺經不敢廢黜固理當然也此後則是非大明顯黜之不爲過不當列之學矣

六宗說

尚書禋于六宗前人之說有八云天地四時爲六宗者伏生馬融說也云水火雷風山澤者劉歆孔晁說也云日月星河海岱者賈逵說也夫經既上云類上帝下云望山川矣而此三說其一有天則復上帝其二皆復山川故不可從矣云在上下四方之閒而非上下四方者歐陽和伯夏侯建說也其言怪誕不足辨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鄭康成之說也夫日月所會爲辰辰非有實也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辰與星連言之耳烏得析爲二宗乎或曰左傳晉伯瑕云歲時日月星辰爲六物鄭據此言之則又不然物猶事也伯瑕言論麻者有此六事耳豈有神而祭之爲宗之謂哉若夫家語以四時日月星水旱寒暑爲六宗託爲孔子之言僞孔傳遂用其解然以義推之實不可通蓋雩禜爲水旱舜初攝位不當祭及水旱且雩有二一爲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是也一因災而雩子產曰山川之神水旱癘疾之不時于是乎禜之是也今雩將與月令同耶是既類上帝又雩帝也若如子產說耶是既雩山川又望山

川也晉司馬紹統以爲天宗日月星辰寒暑地宗社稷五祀四方之宗四時五帝是曰六宗不知日月星辰皆從天不別祭而五祀五帝之類非有二神也因事而異名耳張髦以爲卽祖考宗廟夫宗廟或五或七未聞有六也此數說者既皆所難通古今邈隔禮制湮亡誠不可臆定然竊以謂伏生之說猶近之但小過耳謹按左傳蔡墨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田正曰稷此六者在天地之間爲大神其五者分爲五方四時而其一主稼穡古王者依其名設官曰五官曰后稷有大功于民者則配食于神古有重該修熙犁句龍柱周祖后稷棄是也其祭也雖有配食而以其本神爲尊宗者尊也故曰后稷五祀是尊是奉三代以下凡七祀后土又爲社唐虞之時未有社太史公曰自禹興而修社

祀是故舜之禋惟六宗耳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又曰六府孔修洪範以後言五行虞夏間言六府當舜攝位時蓋尤重六府矣而六宗者主六府之宗然則后稷五祀爲六宗殆其信乎哉

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偏舜攝位用天子禮故首上帝祭天也次六宗曲禮則謂之四方四方亦五行神也以其司五行曰五帝亦曰五帝以其分主一方曰四方王者以四時孟月迎五行時氣則曰四時民間以中春中秋迎二氣則曰寒暑其實一而已曲禮不及社稷者統于地也書不及地者統于上帝也其義一而已又次則山川又次則羣神曲禮之五祀門行戶竈中霤五小祀也書以統于羣神由是言之曲禮與書之義可謂符合矣先儒說六宗者伏生爲最古其言四

時爲六宗之四是矣然曲禮言歲徧者四時迎氣之禮宜當謂之四時舜攝位一時並祭四方宜謂之四方顧其神也皆同雖互易其辭不害也第伏生不當及天地耳若以后稷易天地曰六宗四時后稷可矣月令曰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曰天宗者六宗是也是時孟冬大蜡索百神而享之尤以四方之神及社稷爲重故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禮曰蜡之祭也主先嘗而祭司嘗也司嘗穀神之稷先嘗則人鬼之后稷也夫祭禮言主者非其至尊以接乎至尊者耳是以大報天而主日祭司嘗而主先嘗焉耳古者司中司命司寒皆神祇之稱司嘗者蓋亦然故曰司嘗稷神非人鬼之后稷也月令以刖于人鬼而言之故尊之曰天宗明乎蜡祭之必先四方社稷則知天宗者必四方社稷矣明乎四方社稷稱天宗則爲六宗矣或曰大宗伯以禋祀祀天神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后稷五祀誠即六宗也不曰血祭而曰禋可乎曰奚不可周語曰精意以享之謂禋書曰予以秬鬯二卣明禋禋祀豈必天神哉燔燎升煙爲禋以報陽也祭用血以求諸陰也然古人未嘗不兼求諸陰陽故詩曰來方禋祀方者五祀也又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郊者圜丘方澤及兆五帝者五祀也宮者宗廟社稷也而皆用禋然則尚書社稷五祀之禋奚疑焉或又曰子謂五祀即五帝有說乎曰虢公夢神史嚚曰是辱收也天之刑神也蓋此所謂白帝也蒼帝句芒之類皆然兆于四郊青圭赤璋白琥玄璜以禮之者此也古以其神名爲官名爲其官者生得名其官死不得專其神也彼呂不韋者不知神名官名之別也乃從而亂之曰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夫五德終始之帝鄒衍始爲

是說耳儒者曷嘗道之哉此非五帝之謂也五帝者卽句芒蓐收者耳月令之辭宜曰其帝句芒其佐重以至四時皆然則儒者之說矣故曰五帝者五祀也

三江說

漢地理志曰蕪湖縣中江出其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南江在其南東入于海毗陵縣北江在其北東入海禹貢之三江具是矣禹貢之後周職方以爲揚州之川國語以爲環吳越之境下至秦漢人凡云三江者皆此三江也夫江漢既合其下流爲北江者固非必江水也然而導川之文分紀之曰導漾東爲北江導江東爲中江者約其地勢南北而概分之以明江漢之均爲瀆焉耳鄭康成本地志以注禹貢故疏引其說曰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言江自彭蠡而下始流爲三也又曰經言東迤爲南江其解尤善蓋地志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者南江之始而在吳縣南東入海者南江之委也導川有北江中江而遺南江豈其理哉故言導江至于東陵其分而東流者迤邐入海是南江也其北流者又會于匯而後爲中江也世皆說會于匯爲彭蠡而實非是今江合彭蠡過湖口乃東北流是會匯而後北非北會于匯也且經文簡導漾導江辭皆互見導漾已言東匯澤爲彭蠡矣導江不必再言也然則是匯在石城分南江之後蕪湖分中江之先其巢湖也與夫說禹三江者莫詳于漢地理志莫善于康成之註書而惜乎康成之文不可盡見自是之後江水支分南派湮失人疑所不見而說乃日紛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其言始謬郭景純則以今大江易其浦陽夫浦陽古不與江通不當名爲江景純易

去之爲是而景純所數之三江實卽地志三江之委固不若地
志原委之分明也若夫庾仲初以婁江松江東江爲三江源流
猥短何以名揚州之川其謬殆不足辨而徐堅初學記不知得
誰氏之說而誤以爲康成乃以彭蠡爲南江岷江爲中江漢爲
北江夫經于導川言其下流乃爲此三江耳而求之上流上流
江所受之大水豈啻六七而何以謂之三江且揚州其川三江
而漢水入江之地非揚州也其論無一可通而與疏所引之鄭
注絕相背此豈康成言哉近世胡朏明著禹貢錐指知譏庾仲
初之徒而顧信初學記之所謂鄭說者抑何其考之不詳也夫
說經義理後人容有勝前人者若目驗地形則古得者多矣愈
古則其得愈多夫地理志班氏蓋取于西漢人之書也其記戶
口必曰元始二年則其爲書之時可知矣胡氏不思地志之可
信而猥謂蕪湖石城之水鑿于闔廬非禹迹何其謬耶墨子云
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
夫以江漢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是石城蕪湖水貫禹所爲非闔
廬鑿也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
與九河同故荀子曰禹通十二渚疏三江墨子荀子之去闔廬
未遠也使石城蕪湖水乃闔廬鑿邪其知之必先于胡氏矣

九江說

禹九江處今湖北黃州府九江府之間今黃州黃梅漢尋陽縣
故地理志曰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是也朱子乃
以洞庭當禹九江則失之矣昔禹主名山川九河自河分故名
曰河三江九江皆自江分故名曰江後人妄以漢爲北江彭蠡
爲南江其于辭皆不順洞庭受湘沅尚未入江安得名曰江此

其失一也秦置九江郡于今黃州安慶地其名蓋因殷周以來
漢昭宣間以其地爲廬江郡禹時九江納錫大龜故褚先生云
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二十枚輸太卜官曷嘗求之洞
庭耶其失二也江自黃州安慶而下水勢北行故其西山曰西
陵漢江夏西陵縣是也其東山曰東陵漢武帝以前廬江郡在
今江西及池州地故地志廬江郡云金蘭東北有東陵鄉謂今
池州山也此與書廬江出陵陽云云並係漢初廬江郡之舊記
與昭宣後江北之廬江不合班氏不悟而混載之然賴此得知
東陵在漢初廬江之域禹貢所謂至于東陵東迤也金蘭疑爲
石城之舊名漢石城縣在隋唐曰秋浦在今曰貴池禹南江于
是分經貴池青陽南陵而東迤行山隘中故曰東迤今乃以三
國吳拒蜀之西陵謂禹貢時名而云巴陵與相對爲東陵其于

南江東迤不亦遠乎其失三也禹時目驗江分爲九至後世固
不必然然當春秋時蓋猶浦漵縱橫合成巨浸約今黃梅宿松
數百十里皆水所泛也意必中汪洋而時淺外廣而沮洳水旱
之塗不利車馬舟楫故吳楚交爭必取徑淮南灊六設當時江
如今之澄爲一川則舉帆上下可矣胡爲迂曲遠出淮上邪惟
九江汎濫行者必避其險故也逮于西漢九江之狀猶存故太
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所疏九江此其所目驗也自後江水
中深旁岸皆出民益居之無復大龜是古今之變朱子乃謂江
有九道必有九洲而疑尋陽不能容之其失四也九河禹疏之
故曰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九江自成故第曰過九江過其地
曰過洛汭三澨皆是也設九江爲洞庭則當云會九江不當云
過矣其失五也以是斷之漢地謂九江在尋陽蔑以易矣然漢

志亦有失其說敷淺原乃誤耳禹貢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自衡山來由九江南過至江北則敷淺原必江北地矣以原表地非必有峻嶺巨嶂在其側矣導山于河側地自太行恆山窮之至碣石入于海則于江側地敘之終亦必舉江且近海地矣而漢志乃載敷淺原于豫章郡歷陵縣下注云傅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吾意傅淺原蓋在歷陽字近歷陵不知何時寫錄者誤移其縣耳敷淺原雖不能明指其處意當在今和州六合閒也至是江之委欲盡而導山導川之形勢皆合矣吾于三江九江並用漢志之說惟敷淺原不之從非漢志誤也殆書之者誤也

盤庚遷殷說

司馬子長謂盤庚自河北遷河南從先王之居亳至武乙乃去亳後儒多因其說余謂非是商人自湯去亳至仲丁遷去湯子孫未嘗再居亳也自盤庚遷殷至紂而亡盤庚子孫亦未嘗或遷去殷也盤庚始都地雖莫敢質言然必在河南而遷乃河北惟河北殷墟古則謂之殷河之南曷嘗有殷哉曰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人君能擇民所利與民政修而治成則復祖德矣豈必復成湯故居乃爲復乎小民難與慮始惟殷古未嘗都也雖其地卒可爲盩宇終商之世不復有再遷之事而民不知其善且利是以眾咸感也然而盤庚爲謀之臧且逾于其先王矣故商之都未有如盤庚遷殷之久者書序曰盤庚五遷將始宅殷世或因司馬之說易爲將治亳殷謬矣賴束晳以古文尚書辨證其失今反信僞孔傳而斥束晳之眞古文爲誤何其益謬邪揚子雲州箴曰盤庚北度牧野是宅子雲之言蓋或孔安國書

傳說也未遷牧野之前商不得稱殷曰時殷降大虐者殷盛也
首篇云新邑者祖乙所遷也民之辭也次篇所云新邑者殷也
盤庚辭也經師不之辨故說失之
盤庚遷殷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亳其証存於傳者蓋有數四盤
庚既遷三傳其國至其弟子受之實惟武丁書曰其在高宗舊
勞于外爰暨小人楚史老謂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
于河自河祖亳此言舊勞於外既以德著至小乙崩乃入嗣位
而居河內其自河祖亳者免喪而祭湯廟猶周都鎬而祭于豐
也設殷是時其國都在亳則嗣位不得言入于河也若如僞古
文以入于河自河祖亳皆在未卽位之前則其德未著史老不
言能聳其德至于神明矣故知武丁之入于河爲入河北而嗣
位也玄鳥祀武丁詩也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言

武丁宅殷而興也曰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言殷之爲都幅幀
三面距河此惟河內可以言之以言亳則無當矣鄭氏知其無
當乃改讀河爲何以就武丁都河南之說不亦舛乎景殷邑名
也詩曰景山殷邑山也里革曰紂踣于京京卽景也武丁旣中
興自是至紂皆同一都未遷也故孟子曰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至紂之時猶存設經遷徙其風俗豈復如故都哉以是觀之
殷本紀謂帝武乙始都河北必不然矣且貨殖傳謂唐人都河
東殷人都河北周人都河南夫殷人屢遷往來河之南北非獨
河內也然而從其久者而言之則謂殷人都河內其猶可乎設
必如本紀之言則殷之都河南者久而都河內者未久也是子
長之說且自相畔也
甚矣蘇子由讀書之不詳也其論曰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周

人之書委曲而繁重吾讀盤庚覺其委婉曲折辭無不盡有甚于周人焉夫隨風爲巽君子法之重巽以申命開諭愚蒙惟恐不詳未嘗敢以簡貴自高者三代之道然也軍旅之誓簡肅甘誓湯誓牧誓是也國中之誥詳盡盤庚及周諸誥是也何商周之有別哉其體則然是以費誓直而簡秦誓曲而詳猶不違於三代也古文亡而作僞者商書爲多無情之辭不能闕深殘文斷句苟成而已蘇子未能辨而謂爲簡潔明肅不亦疏乎

管叔監殷說

聖人命諸侯以成天下之治未有疑而用之者也苟疑而多爲之防失天子以誠信待人之理而卒可以禁姦備亂聖人猶且弗爲而況必不得也天下之變不可勝防也人之智慮必有所不及多爲之術而示民以疑是啟亂而已武王勝殷而封武庚誠疑武庚耶則不封之爲君可也使君之而又疑之令管蔡雜居于其國中是相猜而不能一日以安且武庚爲君而管蔡爲臣一旦武庚爲變管蔡從之則不義不從則身死二者無一可是武王周公遺之以危也然而曰管叔監殷者何也武王既有天下周公封于魯康叔封于衞管蔡亦封于殷之故地其封一也既居殷地其民故殷民也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故曰監殷非監制武庚之謂也梓材曰王啟監言天下之諸侯也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畿內諸侯也周制親賢並建武庚爲殷侯存商祀也管蔡爲侯富貴之也是謂三監夫豈疑其爲亂哉故大誥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明管蔡之爲邦君也管蔡既誅乃併三國之地以與衞其始固與武庚各爲國焉爾周之侯專制秦法乃令御史監郡衰世法也漢儒作王制者習聞秦制

又附天子賜命諸侯上卿之說及武庚監殷之事乃云天子命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夫命爲方伯非賢莫可授也授其賢而疑其心使王朝之臣以監之何其示天下之小與此眞漢儒之謬說也作僞古文尚書者又出王制之後用鄭康成之說遂于管蔡之外益以霍叔嗟乎管蔡畔而霍叔未與也僞古文者附王制之辭援鄭氏之解遽以爲經而霍叔遂眞爲畔黨矣

漢地理志周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氏謂之三監吾謂此言三監是也然武王勝殷以其地置國實不止三三監之名以成王時畔國而後有之武王時無是也逸周書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此雖有監殷臣之言而未嘗云三監其曰建則必封建爲侯非殷卿士可知矣獨其管叔曰于東蔡霍曰于殷則語意似蔡霍眞在殷國者吾謂非也此三國皆殷故地爲作雒者未審知蔡霍故都所居故云于殷耳逸周書非西周史臣之紀多雜家小說之言其載故不能必翔實也鄭氏注書序三監及淮夷畔于是遽違漢書地理志之說不數武庚而入霍叔此鄭之謬耳夫王畿千里以方百里裁之則殷地可置百侯雖不必遽然然置侯固不止三其畔者三耳安得以作雒建霍與蔡同而謂必同其畔哉

康誥說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非一時辭也武王既克殷封建母弟周公于魯管蔡霍叔畢封康叔封于康康地在陽翟東北爲之命書曰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是爲康誥矣是時武王以蘇忿生爲

司寇康叔以康侯兼小司寇故又命之曰封敬明乃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弊要因此周禮小司寇之職也其後周公作洛邑而朝諸侯武庚既誅分其地以封衞乃作酒誥戒沫邦又告康叔往衞爲邦君之事乃宏大誥治王若曰明大命于沫邦始者其文蓋相次此與康誥非一時辭也康叔自康封衞在昔武王所命以小司寇之事成王不敢易焉而歸其職于衞史氏庸是屬三書而次之爲一故祝鮀曰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叔虞封于唐曰命以唐誥使作誥以封衞宜曰衞誥然則曰康誥者非封衞時作而史屬之也史又恐讀者有不審于酒誥上著之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沫邦則其前康誥爲武王辭明矣僞爲古文者始刪其文爲王若曰然後與康誥無別也且夫武王兄也故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者始也言始命侯吾弟于康也當武王初定伊洛所謂新邦用輕典也諄諄告以愼罰而卒歸于無作怨及成王于沫邦所謂亂邦用重典也則執拘羣飲歸于周予其殺其義與時之不同如此宋儒者知小子寡兄之辭非成王所得言遂謂武王已封衞則不然武庚未誅武父圃田之土不可得而封畛以與弟也若康誥以命衞侯而終篇無一語及衞國豈其理哉或曰康誥苟非封殷墟時作而其辭曰殷先哲王商耆成人應保殷民以殷民世享何謂也曰康亦殷地也邦畿千里武王雖封武庚豈與之方千里哉康蓋殷畿內之故國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易之繫辭有此猶王用享于岐山高宗伐鬼方之例也武王取以封弟而氏之康天子胙土而命之氏不易康侯既封衞而猶爲康叔子曰康伯微子既封宋而猶爲微氏故微子子曰微仲古今人表以仲爲啟子及再易世然

後氏宋衞也康叔始爲小司寇及周公陳立政之時蘇公薨始以衞侯爲司寇矣

顧命說

古者王賜爵策命必于祖廟顧命者策命之大者也而可不于廟乎入廟則不可凶服故王及卿士邦君皆麻冕然則其服何服也曰緇布十五升服也何以知其緇布也禮言冠而不言服則服如其冠矣麻冕則衣必緇布矣是玄端服也元子之服也書曰王麻冕黼裳史名之也未受顧命猶臣子也是以元子服焉晉文公受襄王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晉侯端委以入顧命之于祖廟設陟王几筵而嗣子衣玄端以入升降不由阼階夫亦猶是禮焉爾夫玄端者玄裳或雜裳可也是以卿士蟻裳而嗣子則不然而黼裳者其諸王太子之裳也與既于廟受顧命則當見諸祖故秉同以祭同者瓚也言自是受匕匙以守宗廟爲祭主矣王在喪之于宗廟固有越紼之祭矣然受顧命非薦時食也故不備禮無牲與尸祭者祼也周人尚臭祼用鬱鬯祭之重事也故三祼而祭已畢已祫者聲也三祫者祝聲三噫歆以警神也經言太保太史上宗與王隮不言祝者祝先俟于室所以依神也祝在焉而告主人以神之饗不以祝以宗者異乎常祭而重其事也酢者亞祼也太保盥同以虛同授宗人使實以其餘瀝嚌有受福之意焉然後拜以復于王焉周禮亞祼以大宗伯而兹以太保者亦重其事也其御王册命也于廟堂而祼也于室太保之酢也于室而出于王拜也于堂前儒以受顧命爲在成王路寢則說謬矣喪在殯奠而不祭且周人殯于西階之上西序東嚮底席貝几之位赤刀大訓之陳殆無以容

矣陳其宗器廟中之禮也王在殯則東西房者婦人之哭位也非所以陳宗物也而況嗣子大臣吉服于殯前者固無是情乎知顧命爲受于祖廟則知麻冕之非過矣抑是篇也非鎬京之事也周嘗會諸侯于東都蓋成王方將會諸侯而疾作其時太子監國于鎬召之未至成王以疾大漸不能待其至故恐弗獲誓言嗣乃召卿士以下而命焉不然王疾太子將不脫齊元而養于左右焉有顧命而不在側而王崩乃延之于南門之外者乎其時諸侯執璧奠者咸在而未及將召公使因受顧命之服以朝嗣王以卒成王之事昔者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阼而朝諸侯忠則盛矣然而兄弟且疑之以遘禍亂國亦危矣召公懲是又適值諸侯之咸在故亟朝以繫天下之心當時王崩而太子不在左右亦危事也故成王顧命曰弘濟于艱難然則召公必使亟朝乎諸侯也度時宜而爲禮之變也而史亦易先王在殯嗣子稱子之例而稱之曰王亦因其禮之變而名之也夫先君顧命而嗣子不在乎側諸侯來朝值國喪而因見新王斯皆禮所未有而周人以義起孔子以爲變而不失乎正是以删書而錄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天子在喪稱余小子而康王稱余一人劍以臨諸侯何也曰周之初未嘗以是爲天子稱也故周公曰能念予一人（上文王其罔害則知下去余一人周公自謂非謂王也）禮以漸而益詳成康以後朝諸侯分職授政在功曰余一人爲天子之禮當康王之初曰予一人猶其曰予小子也（劉明東云史記周本紀見于先王廟作顧命此顧命在廟之明証）或曰會子問君薨世子生其見于殯也太宰太宗太祝皆稗冕今何以知麻冕顧命之非冕服也曰世子始生之見哀而有慶焉禮主乎神者也故冕服顧命之受也不

敢以喪服受命而已禮主乎生者也故端委而已且經于成王固云相彼冕服與麻冕者異辭矣故知康王太保諸臣皆不冕服也或曰顧命之事子以爲在東都成王之東都六卿何以咸在而君陳之分正東郊成周者何以不見于茲也曰大會同六卿咸有事焉故畢從君陳之分正東郊成周書序所云不得而知其職矣然必非繼周公居成周之職序言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然則周公去洛居豐久矣安得如僞古文者以周公既沒而始命君陳以繼周公也周公始與召公爲二伯分領陝東西諸侯及周公老而歸豐召公之職如故也而周公居洛之職以命畢公故太保率西方諸侯而畢公率東方諸侯以始見于康王二伯分陝而一在洛至重職也烏有非舊德不在六卿位者而居之顧命之紀六卿無君陳者而有畢公吾是以知君陳必非繼周公之職而顧命之必在洛也設其在鎬則畢公方居于洛而主東方無由同少保諸卿百尹御事之猝聚于鎬矣康王命作册畢其書不可得見矣周公誅祿父徙頑民遷殷獻民于九畢而逸畢命有册霍叔之事鄭康成嘗見之意者畢命爲殷民居九畢者作與故與霍叔事連僞古文者以畢命爲始命畢公居洛以繼君陳噫當周公之去洛國有老臣重德不之用而以卑且幼者先焉則成王之治誖矣或曰子何以知諸侯非畿內諸侯也曰以經云東方西方庶邦侯甸男衛決之非畿內也且齊非畿內而齊侯呂伋在焉是以會同來者也曰子烏知呂伋非有職于王朝者耶曰惟其無職于王朝故太保使仲桓南宮毛傳命爰之若有職于王朝則太保召而命之可也

畢門者廟門之內門穀梁傳所謂祭門也王出應門而後入廟

受顧命畢則諸侯先出廟而俟王出廟入應門諸侯則從而入焉王之朝也固在路門應門之間然王位于路門近于應門遠今康王出在應門之內者不欲當先王之位其立近應門而遠路門也周惟于東都建國攻位備左宗廟之制故廟在應門之外韋玄成引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斯固禮之正也然而鎬京地狹不可備制故文王之廟在豐周公告三王必爲壇墠焉作洛而後祫祀上下肇稱殷禮舉得其所古諸侯之建國多不能如禮必朝之東得建宗廟也其廟如漢制或立于城內或立于城外是以老聃告孔子曰主出廟入廟必�special惟東都周公營建之如禮矣故顧命之事必在洛也

關雎說

爲詩而說關雎者孰善乎曰朱子之言不可易矣宮人美后妃之詩也且非第朱子言也毛公義蓋已如此毛傳所謂窈窕者后妃也所思之友之樂之者亦皆后妃曷嘗云后妃有求賢之心乎且非第毛公云爾也序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序以是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于辭固拙矣然其意則謂欲進后妃之賢而非以色升也哀思后妃之賢才而羣女不傷沮之也猶之朱子宮人之辭也曷嘗云后妃之進賢者乎謂后妃之欲進賢者鄭氏也孔穎達不悟序與毛公義異于鄭氏而强以鄭氏之解被之且夫毛公謂共荇菜以事宗廟者后妃之職是以思是賢女以爲后妃思而得之以承宗廟矣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是以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也嬪御之倫于廟中固皆有事焉然友之樂之云者敵體于君辭也宮人宜以是稱

諸后妃后妃不可以是稱諸未至之女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亨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崩其卽位蓋四十七八歲矣又終王季之喪三年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當太姒之來嬪文王蓋五十矣未知其爲世子有妻而亡之與抑以求聖女之難竟未有夫人與于是妾御皆哀其無以共承宗廟是以輾轉反側以思之也可不謂之憂在進賢得性情之正者乎苟以后妃之貴而志進賢若是固不可謂之非美也以妾御之賤而所志若是也不亦美之尤者乎美之尤者非文王盛德之尤者乎房中之樂但有琴瑟耳鐘鼓非所以樂后妃惟賓祭有鐘鼓之樂后妃與焉白華之詩曰鼓鐘于宮所謂宮亦廟也文王五十而娶太姒篤生武王文王之崩武王蓋四十六七歲矣又十三年而伐紂年可六十故告周公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又六年而崩蓋武王壽止于六十六故周公陳無逸不及武王謂武王九十三而崩者妄也武王克殷歲在鶉火逾十六年歲在大火而成王封小弱弟于唐是時唐叔蓋可二十矣遡克紂時殆爲四歲武王崩時蓋爲十歲成王長之異義古尚書說謂成王十三而喪武王者近之矣文王旣爲西伯而後太公至周爲西伯之後九年而文王崩然則武王娶太公女邑姜亦年四十矣故克紂之後元女太姬始可嫁而成王叔虞皆幼也以是推之周人先世大抵壽長而娶晚是以自不窋而後十六君而閱千年是以召公以似先公酋矣祝康王之壽謂男子不必三十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此殆習于衰俗而謂之說者與

莘之國北過郃陽南及渭汭故詩曰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蓋居漢京兆左馮翊之開兼郃陽船司空之地宜其謂之大邦矣文

王初載猶居岐周故詩曰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其時周封界不得至河而莘固東濱河交王以百兩來迎宮人從焉是以見河洲而起興也自周而來莘當逾洛水造舟爲梁其在洛上與及武王有天下莘爲畿內之國不知何時遂併于虢是以神降于莘爲虢公地也

斯干說

西周之都嘗數遷矣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鄭此說見漢書臣瓚註瓚必有所本懿王居廢邱遭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蓋廢邱宮室之壞而鎬京之廢久矣宣王宜更擇都邑建宮廟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都漢右扶風之域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閒也太史公云雍旁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晚周嘗郊焉事不誣也故宣王石鼓出于陳倉方周未東遷之時而都人士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藻詩人以傷今而思古焉則未知其在鄭與在廢邱與抑宣幽之世與劉子政說斯干之詩以爲上章言宮室之如制意厲王以前宮室嘗侈矣宣王立都改而崇儉故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言室取辟風雨鳥鼠而已此君子所以爲大也其時民亦從而徙宅百堵皆作鴻鴈詠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誠宣王之美然其地則益西近戎加以幽王之無道戎之侵軼最甚日蹙國百里蓋必幽王未死而國都先失徙避漸東卒不免于驪山之下然與喪都非一年事矣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三詩皆幽王末年之詩也昔者幽王承宣王故都蓋在豐鎬之西及爲戎所攻故都遂滅毀社稷殺民人曰滅君死焉曰滅詳春秋說　幽王播遷東徙託居下邑如彼棲苴卿大夫離散莫之顧其忠臣不忍去不避

危難從之者哀傷而作詩也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曰宗周既滅夫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至無道之極雖憂患不能生之若幽王是已戎禍既成覆出爲惡不至驪山之事不悔也皇父番家父之倫卽正大夫離居者也雖未必皆導王于昏致滅國之禍然任居重位而當戎禍既亟天災迭降晏然與其豔妻安處不恤及國反作都率衆以遠王王誠信讒不能從善然臣子之誼可恝然如是哉此詩人所不敢做也逮平王東遷崤函以西大抵糜爛幽王之罪深矣然吾竊意宣王建都亦稍失策云

周禮說

周禮非周公之書也蓋周公定天下之制存于斯焉然亦不備東遷以後周之君子取百職司所有之典職集而載之焉爾周自成王以後三公之職以六卿兼之然三公固有其職矣周之初有三公而不兼卿者矣太師尙父是也周之建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惟魯衛齊啟土逾制此一時之權宜爾爲周禮者見其封國有是而以謂先王凡建國之定制此二者之存亡天下所繫之大者使周公作書必載有三公之職封國斷自百里以下而權宜之制不必錄于書也周穆王始作職方而其文載於今書周公營洛邑以爲地中便于四方之朝貢而已今大司徒職乃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是必東遷以後君子之侈說也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弘乃明鬼神依物怪欲以致諸侯然則庭氏哲蔟諸官之說意其興于是邪不然胡若是瑣哉司儀掌客其文獨詳與他處尤不類此

由非一人一時之所成書故也魏文侯樂人竇公獨傳其書爲大司樂章則知東周百官之傳守職事若竇公者固多矣西周之官廢于東周則其職事雖欲求之而不可得詳大則三公小則緦衣狄鳴呼豈獨冬官亡於漢氏哉

古今官制未有數百年更歷盛衰而不變者也夫周之爲國久矣其官制未可以前後定爲一也文武之時三公在六卿外合之曰九卿曰九品及成王顧命之日三公入六卿內無專官及宣王時命皇父爲卿士統臨六卿故十月之交特言皇父卿士也（此與微子洪範所云卿士合諸卿而言之者異）意宣王頗復文武舊制矣以逮東遷或變或沿鄭莊尙爲王卿士而未幾去之故春秋桓公四年書宰周公也至于公之下卿之上復有孤此未知在周爲何王時之制宰夫職曰掌治朝之法以正王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此無孤時所記者也及夏官司士射人所言亦治朝位也而曰三公北面孤東面此有孤時所記者也收集雜有前後非出一時之制故不可得而一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其言簡而備足以慮經盛衰諒周盛時之文宜如此爾及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此敵國來攻設守之法使周公豫慮及此于周盛時可謂太早計矣而其文亦稍繁復焉環人職曰訟敵國夫周之衰稱諸侯敵國而至與訟焉天子之體之壞極矣豈周公時亦有此事乎王鮪之生也以暮春出河南鞏縣非時及他處皆無東周時獻之其宜耳而獻人職曰春獻王鮪豈在鎬而使人間關數百

里以獻此魚哉當東周之世地小而諸侯各閉其利宜偶有植漆于田之民以徼利者故如載師重征之或可也若西周擅終南財產之饒通四方之貨民固當取漆於山必無廢田而植漆者使漆林之征果二十而五寔得不謂之暴征乎吾謂撰周禮者第以存一代之制雜收東西周所紀載不計其事之前後本未嘗云是盡周公法也以爲皆出于周公者後儒欲過尊其書强爲之說而不免失之誣矣宋永嘉陳及之已有此說

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說

太宰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說曰邦中者兼載師之國中及近郊地四面方百里言之也康成誤以邦中卽載師之國中國中止是城內豈有田賦故不得不以口率說賦矣此不若其云邦之所居曰國之爲當也至其註載師又因遂人有授民夫一廛田百畝語疑廛里不謂民在都城者此又疑所不必疑載師之廛里正是民在都城者遂人夫一廛乃謂凡民有二畝半宅在邑者二曰四郊之賦者載師之遠郊鄭司農引司馬法百里爲郊是也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言去城五十其方百里蓋於九賦爲邦中又云百里爲遠郊言去城百里其方二百里故鄭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此則九賦之四郊也三則邦甸之賦載師之甸地司馬法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皆在此邦甸中矣其五邦縣之賦載師之縣地司馬法四百里爲縣也其六邦都之賦載師之畺地司馬法五百里爲都也此凡所言里數者約略之辭周王畿以東西相覆爲千里惡可以道里遠近定其名哉若其四家削之賦則公卿大夫之田邑尤不可以遠近定或有在郊甸或在縣都總曰家削九賦於甸縣都皆加邦者

以家削與同地故言邦以別諸家焉爾且夫周禮治鄉遂之法詳矣而經或言都鄙而不明治都鄙之官與法夫都鄙未可與鄉遂隔別爲二也何也鄉遂皆自五家起數累至萬二千五百家而鄉遂名焉然天下聚落因地形勢爲之未有可限以民數者也爲治者必無毀城郭邑居以就民數之理亦無有城邑即不用計民經田里之法然則二者必相通也邦中百里地近王都王都外即其鄙宜無人臣都邑焉然尚有不可以是限者若夫四郊以外地廣而爲都者多矣近地狹其都宜小遠地廣其都宜大於是分其名爲三最遠而大者曰都邦都之賦載師以大都任畺地是也次近差小曰縣邦縣之賦載師以小都任縣地是也又近尤小曰邑邦甸之賦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而總謂之都鄙計民經里則其法皆遂法也爲王守都邑之官其地大如遂以上乎則遂大夫之職其職也大如縣乎則縣正之事其事也故周禮未嘗更云守都鄙官之職而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不復言以何治鄉遂者鄉遂與都鄙固一也若夫其地平漫無邑而大如遂則固以遂治矣夫遂人所掌之遂不可數定也然而云大喪率六遂之役者弟用遂六以屬六綍耳遂豈限以六哉

都大而遠守都者雖非私據其地然已儼如國矣故設都司馬都宗人都士察之與家同康成因是遂謂都爲王子弟公卿邑而其解都鄙亦由是而誤夫子臣下邑未嘗非以都鄙爲之也而不可云都鄙皆私邑也至其云公邑者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此解固是而云二百里三百里則上大夫四百里五百里則下大夫則非夫上下之刑當以都大小耳

豈大都畺地反下大夫小都縣地反上大夫乎

遂人治野說

遂人之法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而井田之制見於考工記匠人者以方里爲井井間有溝一井耕者八夫也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成凡百井八百夫也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同凡萬井八萬夫也其爲溝洫澮之名雖同而地之廣狹相懸遠矣于是康成以謂井田者特爲畿內采地都鄙法耳周之鄉遂一如遂人之制而無井田吾以爲不然王田之與采地不可定也以王田賜公卿則采地矣公卿有改創地者則又王田矣可若是之紛紜乎哉夫井田者三代之正法其鄉遂采地地皆當爲井田夫何疑哉惟其山川形勢不能平衍不可井者則遂人之法行焉曷嘗以王田采地分哉或曰如是則周禮鄉遂宜載井田制矣不言井田而反載十夫百夫溝洫之制豈舍其正制而言變制乎曰是有說也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之法已具載小司徒矣度地者司空之事爲井田之制之詳如匠人所言冬官固必有之今特亡其篇且以其鄉遂都鄙皆然不得專載於鄉老之職亦不得專于遂人也是以皆不載也若夫遂人所職者野野則于遠人遠地相際國有受新甿而闢新地之事皆其事也故其文曰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甿者始至之民又曰凡治野夫閒有遂以至川上有路以達于畿畿則王國之極界矣故知此爲始闢草萊之地未可井者言之此十夫百夫溝洫之法所以獨具于遂人而凡鄉遂都鄙地有倚山川邱陵不可井者理通於此故無取乎繁言耳古人十夫百夫之溝洫與井之制一以地勢制其宜而不論于國爲何

屬孟子告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適就滕地勢分之耳滕之國小矣其所謂野者苟如大國度之則猶在國中耳國中豈不宜九一而助乎惟滕之國中必不能矣楚爲掩書土田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其所分異以地勢如此雖周禮何嘗不然也

職方建國說

建國小然後天下治天子布命功德之臣及親子弟俾有分地環居六服足以奉職貢守社稷爲藩衞而已雖大不過一同賢者可以爲德不肖者不得以爲淫其于國也法度易修其于民也疾苦利弊之情易達其于天下也雖有變亂而易以定之是故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代之定制莫之相違也曰然則周禮載諸公方五百里降至諸男猶方百里者何居曰孟子王制所述封國常制也大司徒職方氏所紀非常制也詩曰大啟爾宇傳曰分之土田陪敦言其越常也昔者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四十暨功臣古帝後裔畢封周公封于魯太公封于齊爲方百里也及至遭武庚之畔多士多方不靖不盬有淮夷奄薄姑之難鴟張並興者錯立于九州或彊且大外有大戎夷而內置諸侯如黑子之著面可以爲安乎周是以大啟齊魯之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使召康公命太公賜之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史記紀齊魯初封皆武王時然卒擴其疆者成王之世也成王爲鎮定天下建一時權宜于是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之國上異武王下不爲後世法周之封國不可盡知然所褒大越常制者蓋不多有于傳齊魯之外公則有宋侯則有衞

晉宋以褒先代齊東萊夷魯東南淮夷徐戎衛之北晉之北東西皆戎狄故其封大于常制是其封雖大而天子必齊以法司徒之法曰五百里者食其封內之半四百里三百里者食三之一二百里百里者食四之一國內經費及貢享聘問之財貨取諸此其餘儲之以爲兵戎之費及天子有巡狩救災恤鄰之事則取之王無賴焉以爲諸侯而已諸侯非以爲利焉以藩王室而已儒者多不明其義惟司馬子長知之故其說曰文武成康所封數百上不過百里惟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以明非常制也是故有常制以爲天下法有非常制以爲諸侯安曰鄭氏言王制爲商記者非與曰非也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爲九州州方千里一爲王畿餘州八使周變商制必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以爲國以一州建公之國四以四州建侯之國二十五以三州建伯之國三十三餘方百里者三不足建一子而地盡矣尚有唐虞夏商之存國半天下閒田以待慶賞方岳湯沐地以待巡狩又有名山大澤不以封將安所置之大國驟增二十五倍于商之公侯而使功臣子弟不畢受封無是理也鄭知其不可通則云周九州方七千里大于古夫周九州山川載于職方可考也于禹貢有不逮焉而無加贏鄭以謂方三千里不足以給也獨不思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其中何以容方七千里乎而蠻夷戎狄所居不可奪以封諸侯者又何說也且周之國可考矣鄭許以南江漢以北地不過方五六百里而建侯國七申呂鄧陳蔡隨唐其下伯子男及不聞于傳者不可畢數將如孟子王制建之乎將如大司徒建之乎大宗伯職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雖方五十亦國

也必謂三百里乃爲成國然乎否乎鄭氏之後說者多強以周禮孟子王制牽合爲一其解愈疎謬不可通蓋無足辨者天下小國多則治寖大國多則騖于攻戰班固推方三百十六里之地出車千乘方百里者出車百乘周末世之強家周初侯國也齊桓公革車八百乘以霸倘無千乘況其餘邪先王以百乘數十乘足以周衛爲寖宇矣不得已而後益之其後千乘之國益多豈天下之福哉

夏后氏世室周人明堂說

世室之制五室其室一在中而四在四隅在四隅者兩用之故又可曰九室而有四旁兩夾牖明堂之制五室其室皆居中霤之北其中曰室其東西曰東房西房又其東西曰左右夾室分言之則異名合言之皆曰室故亦曰五室夏后氏禮不甚傳孔子曰行夏之時呂氏月令兼采三代之制而主夏后氏其天子以十二月居堂室名異之法此夏后氏世室法也世室四向其名有五而天子以下居者曰明堂及周人作宮獨取南向故用世室五名中之一名以爲名以宗祀先王以朝諸侯皆曰明堂明堂者南向之堂也非東面西面北面之室所可與其閒也儒者嘗傳夏后氏以月遞居室之法舉夏以該春秋若冬名其書曰明堂月令猶魯史四時備而名春秋焉耳作盛德記者不悟周之名堂非明堂月令之明堂既載曰明堂月令九室十二堂矣又載曰明堂者文王之廟茲二者其始言之皆未嘗謬而合之使一不勝其謬也使周明堂果爲九室十二堂之制則依月令遞居者宮寢其宜爾而禮載宮寢皆南向朝諸侯宗祀文王無取乎以月令遞居也而反作四向之制何哉匠人作室惟以

宮廟之制皆然故載之曰周人明堂使朝諸侯宗祀文王之制異乎常宮寢而匠人載其朝諸侯宗祀者而邁其宮寢不言有是理乎夫宮廟朝諸侯之堂皆不異也而三代之制異也

賈生引學禮曰帝入東學及入西南北學云云殽疑此卽夏世室之禮蓋古者學與宮廟其制略同惟夏故稱帝周則稱王矣又吾揆月令所稱四時異居亦謂天子之燕居爾若朝羣臣于廷則三代同也漢人誤會明堂朝諸侯與明堂月令爲一說故淮南子直以月令四時異居爲朝臣下之禮其時則一篇載呂氏月令直改居字爲朝此大爲謬失古之朝必在廷無在堂者況左右介乎天子南面而朝此未有知其所始者而忽易爲東面西面北面可乎青陽總章元堂左右介爲地幾何其必不可正天子之南面無疑也漢人解明堂者疎至若此後之君子尙欲拘守其說不亦過與

明堂之制本爲明了後人總因康成言土室居中木火金水室居四維是以紛糾難定其說蓋原出緯書晉裴頠云使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頠謂尊祖配天其義明著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按頠此論不愧通人是以梁時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從頠說也惜乎頠不悟周明堂本是向南正方之位本無雜碎之事雜碎乃漢人謬說耳若因漢人以合考工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二筵之說以之營構總不得通魏李謐遂疑考工謬于堂之修廣可謂輕於立論矣不知明堂營構據地正方皆九筵也其南北之深九筵以七筵爲堂之深以二筵爲室之深合之是九筵矣其東西之廣以其前堂九筵爲後室之廣一室廣二

筵則不足廣一筵則有餘是以云度堂以筵度室以几者以廣言也云每室二筵者以深言也明堂之制易曉如此而煩千餘年儒家爭競不已不亦怪乎若夏有世室之制則誠有四維之室然而其修廣不可知矣

明堂五室既皆南向之室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亦當如此蓋宗廟路寢明堂作五架屋後宮之堂作九架屋云九嬪居之者非謂嬪所恆居蓋有內政與王后集議之所居也以漢法況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如漢之朝堂在正殿之外至漢正殿則作九室故西京賦云九戶開闢意周之內有九室制亦如此堂北當有九戶矣但周正寢以接臣下者不然耳

社說

漢以來儒者說社爲祭后土而不爲祭地至胡五峯乃謂社卽祭地朱子從之竊考之經知五峯朱子所見之卓不可易矣禮每以郊社對舉猶以天地對舉也周禮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矣則不言祭地言以黃琮禮地則不言禮社小宗伯言右社稷則不言祭地之位司服言祭社稷之服則不言祭地服大司樂言祭地而之樂則不言祭社樂典瑞及考工記玉人皆言兩圭有邸祀地則不更言祭社之玉斯皆明社與地之爲一矣天神之號曰昊天上帝地而之號曰后土知社爲祭后土而不知爲祭地是知二五不知十也世所疑者徒以大司樂言靈鼓靈鼖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方邱奏之謂此爲名曰祭地而非名祭社也而吾謂此亦名社也故鼓人職曰以靈鼓鼓社祭祭法天子之社有二社稷之社所謂王社也澤中方邱者所謂羣姓立之大社也古社禮已亡不傳惟郊

特牲載其說蓋古社禮之後記也夫尋常社稷之祭必在春秋而此社禮乃于季春出火後爲行社田之事爲社田之後而後社祭然則其祭必當夏日至之時矣爲社事單出里邱甸共粢盛則祭社之時民得從焉民得從則非國中右社之地所能容然則其地卽澤中之地矣以是斷之社與方邱祭地爲一說又何疑哉郊特牲以夏田爲社田大司馬以春蒐爲社夏苗爲祊此非異說也各舉一端以取義耳夫春蒐何嘗不爲宗廟哉夫天子之社有二然小宗伯第言國中右社之位而方邱之社不及者大社以民主其事民或歲遷其地不可定爲之兆域故不見於小宗伯焉爾或曰社誠爲祭地也天地宜同尊於先王先公之上而司服言祭社稷希冕乃在祭先王先公四望山川之下以是爲王者祭地禮毋乃非其序乎曰記固言之矣尊天而親地也希冕者大夫得服之下與民近欲偕民以爲美報故王服不極尊也且服之序豈謂神尊卑之序哉祭先王衮冕則稷當衮冕之祭矣而及所配食之稷祭則反希冕以承祭焉夫何嫌疑哉　國中右社稷之社位定不可易若方澤之社地可時易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謂此也

舜禹益避爲天子說

陶唐虞夏之興舜禹益爲之輔相天子崩百官總己以聽既免喪惟恐逼君之子避而去之然則將逃諸野乎是不然臣子之位不可逃舍先王命職而孤立其子於上不誼棄吾民則非仁隱處以爲節則隘是數者皆聖人所不爲夫聖人所爲天下之中也且夫薦諸天而所薦者又避君之子是皆推明聖人之意云爾堯舜禹益曷嘗以此自命乎哉余考孟子竊謂南河之南

陽城箕山之陰皆侯國而舜禹益之避居各返其國焉爾諸侯返國則爲藩臣新君苟召之則又爲卿士於臣子甚順於事勢甚便且安其意則避君之子其迹則爲諸侯就國而已夫奚以逃且匿爲言逃且匿者其習聞許由卞隨誣誕之說而遂以加諸舜禹者與而不知其於事實遠矣昔者舜耕歷山漁雷澤作什器陶邱販於頓邱就時于負夏此皆曹濮衞地在南河之南是時舜居三年成都矣及其登庸堯必命之國命之國必不易其所已都然則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者舜國也世本曰禹居陽城蓋在嵩山下嵩山古曰崇山故禹國曰崇國父曰有崇伯鯀其國之興以融降崇山爲之徵然則避舜之子於陽城者禹國也既而皆不得終于諸侯舜于是都蒲阪禹于是都陽翟舜始居衞濮負夏地孟子謂之東夷自東夷而蒲阪故孟子謂之中國茲一一聖者其爲帝都也著其爲侯國也隱故說孟子者或失其義然使所避居非侯國也則朝覲訟獄者安所容而謳歌者何所向哉不且大失天下望乎益之事不可詳矣然箕山之陰必益國也當舜避堯之子自平陽而東南至南河逾河而南止於衞濮禹避自蒲阪而南至陽城益避自陽翟而西北至箕山之陰舜之避也道最遠禹之避也道遠次之益之避也近惟各之其國則遠近不得同焉爾古雖更姓改物而新君不據舊君之都邑孟子曰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舜禹之侯國小而堯子在平陽舜子在蒲阪爲國君而守宗祀如故舜禹不更建都邑則無都矣是以之蒲阪陽翟也武王勝殷猶不取紂之故都以畀武庚居焉而況其在虞夏乎 朱子孟子或問云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告歸二字確當不可易

鄭康成之注尚書大傳謂貢夏衞地是也而云歷山在河東則非也此沿揚子雲河東賦之誤耳漁陶之于耕田不應若是之遠曾子固已難之然子固以指歷城南山其相去猶遠也殆按春申君說秦王云割濮歷之北元和郡縣志雷澤縣西北歷山舜所耕此則與其漁陶地相次疑近是矣又其地西去梁國虞縣不遠虞縣故舜居也書所謂嬪于虞者也若河東之有虞城蓋有虞氏既都蒲阪之後而名之耳水土未平草木禽獸方盛兗州之民乃宅高邱舜居深山之中者固兗州之歷山也徙而成都者梁國之虞縣也皆南河之南地也嫣汭漢人不能言其處然宜亦在兗豫之間至皇甫謐者乃因虞城而附會謂嫣在河東此何據耶吾謂虞思之國蓋在河東之虞城以其承商均以來之故都且舜方強滅相于濮陽少康必遠避之以居河東甚洗能戒之其宜也奈何後儒反以梁國之虞爲虞思之國而河東虞城反爲舜未爲天子之故都哉漢地理志陽翟禹所居太史公曰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啟有鈞臺之享鈞臺在陽臺南武王將都豫州曰其有夏之居禹都陽翟其可証于經史者甚明夏之都河南者甚久故夏后皋墓在毅南陵帝發至桀其間乃遷河東安邑故桀之國在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而皇甫謐乃謂禹都安邑此與臣瓚謂桀都河南其說兩誤矣

左傳補注自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

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鄶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爲之補注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老子章義自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非而不容竝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苛其

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悁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馴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窒儉窒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過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臧武仲之爲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眾今並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謂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

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並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刖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謚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謚苟弟子欲以謚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眞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眞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姒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

莊子章義自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

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儉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

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眞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

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文集

孝經刊誤書後

孝經非孔子所爲書也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者耳朱子疑焉爲之刊誤夫古經傳違誠不能無誤也然朱子所刊亦已甚耳夫其書有不可通者非本書之失後人離合其章者之過而文有譌失不能明也漢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三章其曾子敢問章爲三章夫孝之常在於事親立身而其極至於嚴父配天故曾子敢問章義與首章之說相備朱子中庸章句以孔子言子臣弟友之常爲費之小以舜文武周公之孝爲費之大夫孝經亦猶是已舉中庸之言孝以釋嚴父配天之義則知聖人論孝必極於是以人子自盡之實則匹夫暨叔

而不爲不足以其行於天下之量則爲帝王制禮樂皆備於孝之中故曰義相備也子言天地之性人爲貴至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其辭盡矣其下故親生之膝下至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自爲一章以申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義也自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至其儀不忒又爲一章言君子苟不能自愼其威儀而但以虛辭訓民民必逆之而滋爲凶德縱能得志於民而己實無禮以臨之君子亦所弗貴是以君子愼威儀此章以申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道義也古孔氏分三章是也而章首各有脫文又訓誤爲順儒者見其發句言故言以遂聯屬之而以子曰字寘父子之道天性及不愛其親之上則失其所矣孝經後章之文多以廣前章之義但非必以經傳分其次亦不必拘拘比附也若其辭有同於左傳者蓋此

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爲傳時取辭於是未可知也不脩孝經之文譌脫不具朱子覺此文義之不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遂疑爲襲左氏也其病亦由混合爲章者過也若其首前儒所分爲七章者朱子合爲一章則說誠善無以易矣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苟非亞聖之才不能備也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畢輒引詩書文以証之閒有不甚比附而强取者矣亦洙泗閒儒者之習然也子思孟子然後不爲是習至荀子則亦有之矣孝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恐未可也

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尚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尚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記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閒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

周書雖與尙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尙書矣

復蔣松如書

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拘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

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强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鄙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違也至盈成見殺之集注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

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
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
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
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
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通貫而所取或是
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
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
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
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
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
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
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
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
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盜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
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
師厖淆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
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芒乎
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敎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
合也哉

尚書辨僞序

古文尚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辨古書之眞僞而不明
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卽謂古文尚書也宋大儒始啟論古文
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考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尚書之
僞大明余謂前儒議論愼重不敢輕出此奉古之道當然固非

過也若至今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尚書此則近於無識不可云
非過矣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是已夫以考證斷者利
以應敵使護之者不能出一辭然使學者意會神得覺犁然當
乎人心者反更在義理文章之事也昔閻百詩之斥僞古文專
在考證其言良爲明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尚書辨僞其辨
多以義理文章斷之先生遠不得見閻氏之書而能自斷於
此可謂眞有識矣鄂昔作尚書說中有數條乃復與先生意合
今先生子刺史以先生書見示余竊以自喜第恨生晚不見閻
先生亦不見先生也先生既未見閻氏之書故言亦不能無誤
如以孔註爲安國撰而不知其亦僞也以此歎前後學人每不
能盡聚以廣其識獨其大體同者遙遙可合符而已

程綿莊文集序

鄂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
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
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
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眞有舛異爰
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
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
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
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已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
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
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
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
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强識

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尚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

附錄

先生從世父薑塢先生受經而從劉海峯受古文法上繼望溪涵揉見聞益以自得刊落枝葉獨見本根其術益精歷城周書昌永年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號桐城派 行狀 曾國藩

先生在四庫館見宋元人所注經卷帙甚大而其間足存之解或僅一二條而已意以爲何須爲是繁耶故有所論但專記之如是歷年所記每經多者數十條少則數條而已謂之私說不敢謂之注至於三傳校諸經稍輕乃名曰補注嘗曰吾不敢背宋儒亦未嘗薄漢儒吾之經說如是而已 本集致翁覃谿書及梅曾亮書九經說後

四庫館初開非翰林而爲纂修官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任幼植名最著同館紀文達及戴東原諸人詆排宋儒先生與議不

合乞病去泊全書告成凡纂修者皆議敘嚮之入人其六盡改爲翰林大臣以先生名列之章奏稱其勞請俟補官更奏先生以母老謝終不往後以在館所撰提要原稿編爲書錄四卷與進呈刊行之本不同（文集任君墓志書錄）

當居鍾山書院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趨而往來無閒簡齋嘗以其門人某屬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歿人多毀之者或且規先生謂不當爲作誌先生曰設余康熙間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例耳行狀）

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

陳碩士曰先生退居四十餘年學日以盛望日以重其初學者尚未知信從及老而依慕之者彌衆咸以爲詞邁於望溪而理深於海峯蓋天下之公言非從游者阿好之私言也（同上）

曾滌生曰姚先生門下著籍者止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而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嬾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葵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疑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

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淑浦舒焘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而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歐陽生文

集序

惜抱家學

姚先生瑩

姚瑩字石甫一字明叔惜抱之從孫也少慕賈長沙王文成之爲人盡讀會祖薑塢先生之遺書師事惜抱爲古文辭有名嘉慶戊辰成進士授福建平和知縣調龍溪俗悍多械鬬誅其魁勸農課學俗大變治行爲閩疆第一歷臺灣知縣噶瑪蘭通判遭忌罷職尋以獲盜復官丁父憂服闋改江蘇歷金壇元和武進知縣高郵知州兩淮監掣同知護理鹽運使治績稱最疆吏屢薦道光十八年擢福建臺灣道禁煙事起海疆戒嚴英吉利兵船迭犯雞籠海口及大安港設方略連破之加二品銜賜雲騎尉世職時沿海用兵皆不利獨臺灣有功敵不再犯洎和議成敵人必欲罪之逮訊降同知知州發四川補蓬州引疾歸咸

豐初起用授湖北鹽法道擢廣西按察使參大學士賽尚阿軍事賽尚阿不能用其謀軍敗寇益張命署湖南按察使已病及聞岳州陷憤而卒年六十八祀鄉賢及蓬州名宦祠先生慷慨好義志在經世初官令牧治效炳著在臺灣禦夷名滿天下其學體用兼備不爲空談爲文自抒所得不苟求形貌之似所著東溟文集二十六卷奏稾四卷後湘詩集二十一卷東槎紀略五卷康輶紀行十六卷合十陰叢錄識小錄姚氏先德傳及遺稾遺稾續編都九十八卷爲中復堂全集子濬昌字孟成號慕庭少孤避寇至江西從會文正公軍中文正重其名家子親課以文積勞薦爲知縣歷任江西安福湖北竹山南漳有惠政治易禮通鑑及朱子書尤長於詩所著詩集十二卷續集九卷又有慎終舉要鄉俗糾謬鄉賢續錄濬昌子永樸永概皆舉人能

承家學研經治古文有名於時參桐城耆舊傳方東樹撰東溟文集序

文集

論語集注書後

朱子生平用力四子書訓解屢有更易蓋見道愈精析義愈密而訓故文字初不少略焉論語成書凡四本最先作論語要義在隆興元年蓋病王氏新學之穿鑿而諸儒說經又或支離未能卓然不畔於道慨然發憤取平生所編古今諸儒之說以及門人友朋之議盡刪其穿鑿支離及不得聖人之微意者定爲一書而以二程子爲宗此皆講明大義不解章句以爲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註疏有不可略者未嘗廢註疏也既因訓故略而義理詳非初學宜習復加刪錄作訓蒙口義本之註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以諸儒之說以發其

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刊之本章之左又以生平所自得者附見一二然後訓故音義備焉既又取二程子講論之語及橫渠張子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九家之說作論孟精義集註之成蓋在晚年然猶隨時更改先賢大儒好學之勤體道之深如此而於百家之說未嘗盡廢也故作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謂二程子）之門人者其考徵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嗚呼朱子述而不作之心皎如天日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無非欲下學上達由麤入精同底於大中至正豈小儒俗學專以一己私說欺世取名假博聞多識以自文其不肖之罪者所能望其萬一哉朱子之心白而後俗儒之罪明俗儒之罪明而後朱子之功著而要非有志於世道人心者不足語此也而鄙陋之徒好爲論說目不睹四庫之書耳不聞通人之論勦襲煩蕪名爲恪守程朱實不過以爲制舉文字之用若此者又百家之不屑而亦朱子之所深痛矣遂使爭新好異之徒騁其博辯抵隙蹈瑕皆以宋儒爲口實嗚呼是誰之過與

與徐六襄論五代史書

聞有補注歐五代史之意甚善近時諸賢多爲漢晉以上之學足下獨從事於此何哉竊謂此書體嚴義精讀者卒難得其要領考博家漫謂其紀事疏略不如薛書之詳爲可歎也蓋公未作此書先爲十國志原亦多取繁載及與尹師魯論之乃大芟

削改幷爲正史初與師魯分譔後獨成之公在夷陵與尹師魯書云開正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作十國志務要卷多今若變爲正史盡宜芟削存其大要至於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于本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芟去矣此可見公載筆之精義又云師魯所譔在京師不曾細看路中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卷大妙修本所取法爲此傳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芟之則盡妙矣是公此書經與師魯商榷從其芟削者也至云修本所取法時公以文章自命上追龍門而虛心如此至和二年與徐無黨書云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令從頭改換未有了期則又經與南豐商榷而改定之也又皇祐五年與梅聖俞書云閒中不曾作文祇整頓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蓋是書初成人見其簡必多疑議之者故不欲輕以示人及後始從南豐說而自改定然則此書以著五代之得失爲本其事實繁瑣無闕法戒者固非正史之所宜載若夫典章制度則有志在紀傳中不必淆入而五代紛紛爲國日淺制度蓋無可言故並不立志世人淺見喜廣異聞以爲詳備可謂憒憒矣乃謂公學史記故爲高簡不顧事實闕略豈非不辨正史載記之各有體裁而輕議昔賢乎今注稱徐無黨譔或疑其淺陋然公與徐書已言作注之難則未必後人之僞譔世以爲淺陋者亦爲其大略不能旁證博考耳安知非以公當日意在簡嚴即注亦無取其繁蕪耶然鄙意作注與著書不同而注史尤與注經不同蓋注書病在蕪雜注經病在支離注史者旁引廣證以存事實正可多引本書所不載使人得以觀其去取之意抑何害乎昔劉昭既注續漢

志之外以劉昉注蔚宗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僅及范書所見乃更蒐廣異聞作後漢書補注五十八卷可云宏富而劉知幾譏之史通補注篇云蔚宗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采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知幾此言可謂精史體者世俗紛紛爭咎蔚宗歐公之闕略當以此說示之而其責注家不當廣引爲非體毋乃過乎往在杭州劉金門先生學使署中見彭芸楣尚書有補注歐五代史大約以薛書割裂分繫歐史每條之下而於他書少所徵引稾本未竟金門先生欲卒成之延長洲王某屬其事因其人輕傲不暇與論故未深見其書金門先生頃在都中曾見此書否足下補注大意未審何似云仿裴世期注三國之例洵美矣願更深味歐公命筆之意以立其本而於薛史外更博考別史載記如王禹偁

五代史闕文陶岳五代史補馬令陸游南唐書龍袞江南野史陳彭年江南別錄張唐英蜀梼杌錢儼吳越備史之類參比之以存其事蒐討於諸家如司馬公通鑑考異吳縝五代史纂誤朱子語類胡三省通鑑注胡一桂十七史舉要及近代杭大宗錢辛楣廿二史考異之類縷析之以證其文務揭所長勿諱所短嘗閱袁文甕牖閒評有議歐史二條其一云通鑑載唐之亡也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涉大駭夫凝式能出此言可謂賢矣而歐五代史不之及何哉瑩謂文之言非也凝式既知非義乃不能強諫其必從卒亦依違歷仕五代徒以心疾致仕出處之迹如此何以責善於父文乃强爲之說曰彼姑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非心疾也夫苟

欲圖遠害則于押璽使何誅且不全身於唐亡送璽之時反欲遠害於歷事五代之後此何義乎一時之言不能自踐存之適見乖盭歐公削之當矣文又謂南唐後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於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而忽斥之曰違命侯乎瑩謂文此言謬妄尤甚按公父崇公少孤以宋眞宗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歷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而卒時公年四歲崇公仕迹如此瀧岡阡表敘之甚明乃宋臣也其進士及第在眞宗咸平三年南唐亡在太祖開寶八年相距已二十五年崇公卒在祥符三年公以景德四年生距南唐亡三十二年矣崇公之父早卒未仕今乃謂公父祖皆南唐之臣何不詳考乃爾且承祚身親仕蜀父又爲蜀臣後主正其故君而所修之書則三國各自爲史不書後主而何歐公既于南唐無君臣之義而所修之書則五代史也既周爲正統南唐當日又實已稱臣據周立史而於僭國仍從其臣子之稱有此史法乎是皆不可不辯者凡如此類幸審擇之勿輕信諸家排擊之辭漫以爲是也著書先觀大旨非有關於是非得失之大繫乎人心世道之防即文章猶不容輕作況修史乎以足下之精鑒但寬歲月爲之即不刊之業也胸中所欲論著甚多一時叅集轉不知何處措手近惟省察身心思有以收其放躁甚思足下輩爲我攻其病勿忘勿忘相念豈有極也

答宋青城書

青城足下十三日得書言寂感動靜之理甚晰此非有所見不

能故非影響之談也謂偏寂爲賢知之過偏感爲愚不肖之不及良是又深味先儒寂感無先後動靜無二致之說此皆高明之識惟疑朱子中庸章句未發爲性之誤則過矣此朱子順文解義之辭耳何謂誤耶今夫儒者之言有理有分當以意逆志分別觀之乃善蓋人之生也有命有性有情有才何謂命以其受於天者言也何謂性以其具於心者言也何謂情以其感於物者言也何謂才以其見於事者言也命自然性渾然情勃然才犂然由其自然以爲渾然由其渾然以爲勃然由其勃然以爲犂然故命也性也情也才也此理之一而流行貫注者也故無二致然未見諸事不可以言才未感於物不可以言情未具於心不可以言性未受於天不可以言命故才也情也性也命也此分之殊而秩然有序者也謂之無先後可乎理雖一貫分自萬殊知分而不知理則不通知理而不知分則不辨理不通則流爲末學之分裂分不辨則流爲老莊之渾同釋氏之平等此道之所以難明也彼謂寂感無先後動靜無二致者謂其理之一耳寂時此理感時亦此理動者此理靜者亦此理故不容先後二致然无思无爲不得不謂之寂而靜及通天下之故則不得不謂之感而動今乃淆其稱名可乎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朱子之意正以此爲一物不過別其名耳曷嘗以爲二物乎性譬諸太極情譬諸陰陽才譬諸五行太極者其全體一陰一陽一水一火雖莫非太極之所爲然執一陰一陽一水一火而謂之太極則不可蓋太極全體可以一物見而不可以一物盡也人一喜一怒一言一行皆此性之所爲然不可執一喜一怒一言一行而謂之性即此類也釋氏有言譬如眾盲以

手觸象其觸牙者即言形如蘆菔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腳者言象如曰其觸脊者言象如牀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若是眾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佛氏之言可爲善喻矣今不分性情之別則人必直指喜怒哀樂以爲性是何異眾盲之言象乎且夫眾盲之言象雖不得眞象猶無害也今淆舉喜怒之既發而謂之性則見其喜者必至爲墨子之兼愛見其怒者必至爲盜跖之殺人其害乃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子思子所以特明辨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不云既發爲性也今乃疑朱子之誤何哉朱子與張欽夫書云爾者又爲學者執定未發爲性而不悟既發之無在非性正所謂知其分而不通其理者故言以未發之性爲誤非自悔其言之誤也未發爲性語本子思朱子何悔之有章句順文解義義極明備足下無乃求之過乎抑未之深思乎來教又言聖凡靜處不可見于動處見之此亦必有所謂瑩則不以爲然夫靜有儒者之靜有禪家之靜禪家之靜專主寂然不動儒者之靜則否寂然不動固爲靜中之靜感而遂通亦自有動中之靜將自其寂者觀之乎一念不起湛然中足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聖人之靜也一念不起昏然欲寐朦瞳無知氣濁神散此凡人之靜也寂然雖同而寂中之境不同如列子云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烏可以其無夢遂謂聖凡同境哉將自其有感者觀之乎事物之來因物付物隨機而應無所憂疑無所欣戚物自紛紛我常有定則動中之靜惟聖人有之凡人尤無是境矣然則靜中觀聖凡乃得其眞今反謂靜處不可見豈其然乎從來學人之病在不信聖經而信

傳注及得異說則又舍傳注而從之夫理惟其是亦何定之有然必得其立言本旨與夫言外之意更於異中求其並行不悖之故然後可以言取舍否則與其雜取一時一事之語不若從其殫精畢慮契合聖經之傳注此不失爲善讀書人耳至於別有所疑求其說而不得則亦何妨闕以有待哉瑩與足下同勉之矣

罪言

姚子讀書至二氏之徒經律典論逾數千既覽其大義詳觀終始深惡世俗荒謬誣悖之非更反覆諸儒辯正之說喟然歎曰嗟乎道之不一有自來矣天意所在非可以人力强也夫豪傑不虛生剏命世宏智立言垂教歷數千百年而不沒者此寔謂非天意乎哉昔者三代既衰去聖久遠百家雜說異塗爭鳴然皆原本於道德其異同在大小醇駁之間耳傳之已久卽莫不各有所失孔子嘗言之矣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學六經猶不能無失也況其他哉孔子之修六經也天人之理明古今之事備矣當時小知之徒析言破道者不知凡幾孔子皆有所受之隨時折中因材成德未嘗偏有所廢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七十子皆豪傑之士也其悶材絕智足以各成一家言孔子既沒彼此或不相能矣所聞受異也然何害於孔氏乎老子浮屠之生先後於孔子亦以其道傳之至今夫春秋戰國之閒諸子著書者百數然自孔子之書行皆颺逝火滅獨二氏之書久而愈昌此殆非盡人之私也今夫天之數一而成三而復太極以一函三故備天地人爲三才陽極於九參其三者也陰極於六兩其三者也自是而千變

萬化生焉變化云者非其故也老之後流而爲刑名服食導引鑪火符籙釋之後流而爲律門宗門經典懺禮皆其變而化者也或得焉或失焉猶之乎儒之後流而爲訓詁考訂辭章小學雜術亦其變而化者也亦或得焉或失焉立乎其本以論其失則同病焉耳儒者之言必滅去二氏以爲快夫惡其失而救之可也滅而去之惡有是理哉水之淵淵也火之炎炎也金之利斷而木之曲直也土之墐埏也是相害也造物者揉而用之使相生而不可斯須去故大小相維長短相就高下相承前後相繼白采相受一足之跂不能行也一夫之智不能明也堯舜相讓而石戶逃之紂武相伐而夷齊恥之天下以爲高矣然而舜不爲石戶而去位武不爲夷齊而反師者何也道固有不同而一者也天下有無爲而得者矣未有有爲而無失者也利之所在害必歸之見一夫寒爲制重裘以禦冬也六月服之不去身則病矣服者之昧也非制裘過也古之立教者皆非無爲而然也相其時而救之三皇之世無兵刑五帝作之民乃相殺五帝之世無盟誓三王作之民乃相疑非帝王之德薄不慮其失也使舜慕三皇而釋四凶之誅啟慕五帝而罷有扈之誓則虞夏不治何也時不可也必執其末以咎其本則黃帝之造兵爲禍始皋陶之明刑爲酷先矣於老子浮屠乎何有春秋有孔子集聖之大成也於伯夷則賢之於柳下惠則又賢之二子之道不同也老子同世絕聖棄智之說必有聞也獨無一言非之何哉故我喋喋而人益爭仲尼不辯化者七十非聖人之大也道不相傾也二氏之徒流及後世怪誕誣妄甚矣吾以爲其徒之失耳夫老子者惡夫文爲之敝詐僞相滋故反淳歸樸以清靜無

爲救之莊子推而放之至於一死生齊萬物凡欲使民無役此心喪其天眞而已非使之長生也後世服食鑪火之書變而愈下何有老氏之豪末哉釋氏之生本在荒裔絕域其俗貪淫殘忍而好鬼神故爲禍福生死報應之說以化其頑很之性其教大旨五戒盡之矣而爲其徒者轉益附會務爲駭異以欺世至於寫經造寺窮極奢靡以奔走愚眾其文者又張皇幽渺漫衍支離糾紛於語言文字之閒是皆浮屠氏之罪人也爲吾儒者不尋考其本末惟就所惡以興二氏者辯是六月服裘而病不咎服者之昧而責其始不當爲裘也此所以辯之愈深而人莫之從也今夫善醫者因病而藥則牛溲馬通枯骨敗革皆有扁盧之用故藥之毒烈者可以起死庸醫見其殺人也而棄之不畜必有待是不得而死者矣世之儒者好爲拘執不通何以異此嗟乎天地之道亦大矣必生其人以畀之南北異宜剛柔異用所以爲人萬殊則教之之道必不可以一端盡彼二氏者其生豈偶然哉世無孔子宜乎莫能折其中也

清儒學案卷八十八終